



·东北抗日烈士生平事迹片断·

# 抗日英雄陈翰章

东北烈士纪念馆编

·东北抗日烈士生平事迹片断·

# 抗日英雄陈翰章

东北烈士纪念馆编

温野 臧秀 著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延边  
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

1959年 沈阳

**抗日英雄陈翰章**

东北烈士纪念馆编

温野 臧秀著

赫凤插图

☆

---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延建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官前里2号）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文出字第1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

787×1092 1/32 3印张·4插页·51,000字·印数：1—65,000 1959年11月第1版  
1959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T10090·602 定价(5)0.26元

## 出版說明

我国东北人民和东北抗日联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十四年之久的浴血苦战，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无数革命战士在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下，坚贞不屈，英勇顽强，作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许多革命烈士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为了颂扬他们的丰功伟业，学习他们的高贵品质，辽宁人民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和延边人民出版社共同协作，出版有关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书籍，以帮助广大读者较全面地了解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情况和抗联战士的英勇斗争事迹。这些书籍主要包括：东北抗日烈士生平事迹片断、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故事集和东北人民抗日诗词歌谣集等。

这些书籍有的是由亲自参加过东北抗日斗争的同志撰写的，有的则是采访记录下来的，“东北抗日烈士生平事迹片断”主要是由东北烈士纪念馆主持编写的。有的书籍曾出版过，这次又稍加整理补充并经过认真核对，一并重新出版。

讲述和记录的同志，委托我们在这里向读者说明一下：原在东北坚持抗日斗争的同志们和烈士们的生前战友、同学和亲属，热情地为我们提供材料和意见，谨此表示衷心谢意。

我们衷心感谢原在东北坚持抗日斗争的周保中、冯仲云、伊俊山等同志，在百忙之中或带病为我们审阅稿件。并对为我们积极撰稿的同志们，致以谢意。

## 簡 历

陈翰章，滿族，吉林省敦化县人，一九一三年生在一个农民家里。

一九三〇年底在敦化敦东中学毕业后，即聘为县立第一小学教員，不久又轉聘为县立民众教育館講演員，时值“九一八”事变，他积极組織进步青年进行抗日救国宣傳活动。一九三二年九月投笔从戎加入抗日救国軍，在前方司令部任秘书。本年冬，在圍攻宁安日寇战斗后，光荣地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四年初，曾奉党的指示赴天津、北平进行扩大“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政治活动，同年秋，被委任抗日工农义务队政治指导員，展开了牡丹江地区的游击战争，給敌人以沉重的打击，給以后建立抗联第五軍打下了良好基础。一九三五年春，任抗联第五軍第二师参謀长兼中共师党委书记。一九三五年底，調任抗联第二軍第二师师长，一九三七年該师改为二軍五师，他仍任师长，并担任中共吉会路道南特委会委員。一九三八年五月，升任抗联第一路軍第三方面軍指揮，和担任中共南滿省委委員。

陈翰章自一九三五年起，在艰苦的岁月里，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在群众的支持下，率部转战吉林、牡丹江等地，昼夜袭击敌人，使敌人疲于奔命，歼敌不知其数，并迫使日寇放弃在镜泊湖沿岸地区的战略建设计划。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八日，他率领三十几名同志，在暴风雪中与敌人转战于镜泊湖的南、北湖头，因叛徒出卖，被敌人重兵围困于镜泊湖南湖头之小弯弯沟内，血战半日，弹尽力竭，英勇牺牲，时年仅二十八岁。

## 目 录

简 历 .....	1
少年时代 .....	1
有正义感的青年 .....	4
到乡下去 .....	8
参加救国军 .....	12
攻打宁安 .....	20
救国军里的斗争 .....	25
慰亲人，痛斥日贼 .....	30
太平沟夜截日寇军用車 .....	33
怒杀四寇 .....	36
分兵合击猛打大沙河 .....	43
寒葱岭伏击战 .....	48

## 少年时代

三十多年前，吉林省敦化县城西二十多里路外，有个名叫半截河的小屯子，住有十几户人家。

半截河屯有个老陈家，生活比较富裕，有十几垧地，自耕自种。家里共有六口人，祖孙三代，小孙子名叫翰章，祖父陈宝珠，父亲陈海，母亲宫氏，小翰章还有两个姐姐。

不幸翰章幼年丧母，由继母抚养。

翰章从小就长得好看而且机灵，白白胖胖，上宽下窄的小脸蛋，两个睫毛很长的黑黑的大眼睛，放射出天真而又沉静的闪光。

由于祖孙三代都是单传，所以小翰章在家里就特别娇贵，爷爷更是疼爱他。不过小翰章可并没有养成小少爷式的坏脾气。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这么回事：

翰章的爸爸陈海是心地善良而又见义勇为的人，还在翰章没有生下来的时候，他就和一个无家无业的外号叫“赵板腰子”的老跑腿交上了朋友。赵老汉那时已经五十来岁了，陈海留他住在家里，一边帮着干点活，一边也就是养他老。



赵老汉一辈子没儿没女，到了晚年就特别感到寂寞和孤单。所以他对小翰章真比自己的亲孙子还要喜爱。由于老汉经常带他玩，小翰章也就特别愿意跟他。

赵老汉是个东山里的老伐木工人，也淘过金，打过猎，挖过“棒捶”（人参），走南闯北，见的多见的广，知道的事很多。这样在小翰章刚懂事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积累了几十年的生活经验，编成了很多动人的小故事讲给翰章听。同时也教给小翰章要热爱劳动，他下地干活时，总带着小翰章，一边玩一边跟着干点轻活。赵老汉一心希望小翰章成为一个正直、善良、勤劳而又勇敢的孩子。

当他听完赵老汉讲的那些古代的英雄故事后，他羡慕和敬佩那些英雄人物，而且也立志要作一个象岳飞那样为国杀敌的民族英雄。

赵老汉也给他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他告诉翰章富人怎样欺压穷人，穷人怎样反抗。也告诉他军阀没有一个是好东西。这些对小翰章的影响都很大，使他从小就疾恶如仇，也养成了一种想为别人多做好事的可贵的愿望。

后来赵老汉死了，小翰章很悲痛，他感到失去了一个亲人。所以在安葬赵老汉时，小翰章象死了亲爷爷一样，披麻戴孝，一直把灵柩送到坟上。而以后每到年节时，翰章也总是到坟上去看望和祭扫，乡里亲友都暗暗赞赏。

老陈家上两辈都没有念过书，到了翰章这辈，爷爷想开

了，自己一輩子就吃了很多不識字的虧，这回說什么也不能讓孫子再當睜眼睛了。虽然家里窮了，但省吃儉用也要供小翰章念几年书。这样在小翰章九岁那年，爷爷就送他到邻村里的一个私塾，跟郇先生念书。

他一上学就很用功，虽然离家那么近，可他却怕耽誤時間，而住在学校里。念书时他一直記着赵爷爷講过的那些古人好学的故事，象什么“負薪挂角”“头悬梁錐刺骨”等等，他就拿这些人作榜样，学习他們那种刻苦精神。

第二年他又到敦化城南关，跟王少青老先生念私塾，一共念了两年。由于他念书念得好，老师和同學們都很喜欢他。而在年节假日回家时，則帮助邻居亲友們写对联<sup>①</sup>、写信，于是又受到乡亲們的夸奖，說他是个“聪明有为的好孩子”。

十二岁，翰章到城里私立宣化小学念书。这个学校有点半私塾半官学的性質，既学古文又学新功課，而且也沒有一定的年限。

陈翰章十四岁那年冬天，县教育局招考塾师<sup>②</sup>，当时报考的都是念过很多书的成年人，岁数最小的也有二十多了，而大的則有六十多岁的。陈翰章为了測驗一下自己的学习成績，也想去报名。他把自己的想法跟教他的商老师講了，商老师一

---

① 春联。

② 私塾教員。

听自己的学生有这样大的志向很高兴，要是真考上了，对他这个当老师的也大有光彩。于是他领着翰章去报名，不料教育局视学赵鼎义嫌他年岁小，不准他报名。翰章一听火了，气冲冲地对赵鼎义说：

“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考的是学问，管我岁数大小什么事？”

赵鼎义被他问的无话可答，商老师也帮着说了一阵，最后赵鼎义无法，只好答应他报了名。

考试的结果大大出人意料，就是翰章自己也大吃了一惊，三十七名考生他居然考了个第三。这下子他可出名了，人们都管他叫“神童”“小才子”！但翰章听了并没有骄傲，他年龄的确小，也根本就沒想去当塾师，所以仍然留在小学里继续跟商老师学习。

第二年——一九二七年六月初，城里私立敖东中学成立了，经商老师的劝告，陈翰章便考入了这个中学。

这样，翰章就告别了自己的少年时代，开始踏上新的青年时代的生活途程。

## 有正义感的青年

敖东中学是城里几个士绅集钱创办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他们自己和亲友的子弟，但因人数少，也就外招了一部分普通

学生。陈翰章由于在城里有点名，所以也就把他收下了，入学考试时他考了第一。

翰章很喜欢读当时的那些反映现实生活的文艺书籍和报刊，如上海的“申报”，叶圣陶先生等编辑的杂志“中学生”等。

翰章在生活上特别俭朴，学校附近有卖食物的小铺，很多同学都是小铺的经常主顾，可翰章却一次也没进去过。春天，学校号召做青呢子制服，一套要二十多元大洋。翰章没有那么多钱，也不想添新衣服，但因学校要统一服装，他没法就花了六元大洋，做了一套式样相同的青布衣服。

陈翰章渴求着新的知识，他广泛地阅读新书报，因而思想进步得很快，他经常和同学们争论各种问题，有时也到街上去宣传反帝反封建。他口才好，文章也写得好，再加上参加社会活动很积极，所以在同学中威信很高。第二年学校成立了学生自治会，陈翰章被选为负责人之一，并主编校刊“放中”，他经常在上边发表评论性的文章。他这时和数理化兼英文教员高老师比较接近，高老师是济南齐鲁大学的毕业生，思想激进，经常给他讲一些国共怎样合作，怎样进行北伐大革命，打倒军阀，“四一二”国民党又怎样叛变，屠杀革命者等事，陈翰章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新知识。当时东北正处在军阀张作霖的统治下，讲革命的事是违法的。所以正当陈翰章要请高老师给他详细地讲一讲共产党是怎么回事时，突然高老师失踪了，警察到学校来抓他没抓到。

这件事給陈翰章很大的刺激，他开始嗅到了軍閥的反动气味，他下决心，也要做一个打倒軍閥的革命者。可惜高老师被逼走了，不然对他会有很大帮助的。

一九二八年上学期，班里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一天同学陈德滋从外边哭着走进教室，向他哥哥陈德藩告状，說他在理化試驗室被安大州老师无故地打了一个耳光，这件事一定不能讓。

哥俩回家告訴了当校董的爸爸陈卓之。陈卓之一听儿子被打，有失自己的臉面，就去找校长張成之問罪：“老师为什么无故打学生？”一面又私下利用他校董的权威，在学生中拉攏十几个地、富子弟，以陈家弟兄、李凤閣等人为首，开始煽动学生罢課。往外“請”<sup>①</sup>安老师。安老师这时也火了，自己申請辞职，甘願离开这个学校。

陈翰章一看事有些不对，他知道安老师平时对同学们很好，絕不会无故打人，其中定有問題，便去問安老师到底是怎么回事。

事情的真相原来是这样：陈德滋經常私自跑进試驗室玩弄仪器，有的給他弄坏了，安老师劝他放下，可是他不但不听，反而口出不逊，他說：“你有什么資格管我，这些东西都是我爸爸拿錢买的！”安老师一听很生气，想不到小小的孩子

---

① 即轟的意思。

“势利心”可不小，便說：“东西是誰买的我不管，現在放在这里就是学校的，我是学校的老师，我就有权管理这些东西！”陈德滋驕橫地說：“我就不听你管！我爸爸還沒管了我呢！”說着他就去拿桌子上的試驗管，安老师上前一把搶了下來。他就哭着跑了，并且造謠說安老师打他了。

“我已經決定要走了，这个地方不宜久住，封建势力太强了，早晚是要受害的！”安老师最后說。

“不，您不應該走，您不能就这样不清不白地走！同时我們也不能讓您走，这几年您教給我們很多知識，您應該繼續把我們教完。他們要往外‘轟’您，我們可不答应，我們坚决和他們斗争！”陈翰章紧握着拳头說。

陈翰章跑回教室，召集同學們开会，他把真实情况講了出来，并指出陈德滋造謠生事，号召同學們要維護正义，要挽留安老师。

他这一講，一部分清醒、正直、敢于斗争的同学，象郭天九、刘永綿等七、八个人就都团結到陈翰章的周圍，和“起哄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也有不少同学，虽然不贊成“轟”安老师，但又不敢反对，怕惹出事，只站在旁边观望。于是，陈翰章对这些同学說：

“我們沒有理由叫安老师走，我們不能因为个人的小事而影响大家的学习。我們这里地方偏僻，交通不便，外地老师都不願意来，学校的經費又不足，所以再請象安老师这样的好老

师很不容易。再說，即或能請来，也需要很長時間，我們就这样干等着嗎？”他說到這停了停，又轉对那些家庭比較貧困的同学說：“我們不能跟李凤閣他們一樣，他們家有的是錢，念不念书無所謂。他們不怕浪費時間，可我們呢？我們父母一年累斷了筋，弄几个血汗錢來供我們念书，我們能鬧扯淡嗎？我們要珍惜時間，把有限的時間和精力都用在讀書上。同学们大家要團結起來，堅決反對‘轟’安老師！”

大家听了他的話都鼓掌贊成，一致反對“轟”安老師。

最后由校長出面調停，陳德滋当众向安老師賠了禮，安老師才沒有走。

## 到鄉下去

敦化這個偏僻而死寂的小城，近几年逐漸活躍起來了，新的思想、新的事物一点点傳了進來，象石塊投進水中發出的波紋一樣展開來。而敦東中學則是這種新思想的發源地和大本營。

吉林學聯經常派代表來敦東中學傳達一些指示，要學生會發動同学，配合國內的各个政治事件進行宣傳。所以几年来在學生會的領導下，也進行了多次的反帝反封建的宣傳活動。他們撒傳單，貼標語，街頭講演，也在群眾中演出過反帝反封建的新式話劇，象“芙蓉花泪”“復活玫瑰”等。

陈翰章积极地参加了这些活动。他写的传单，他的講演都带有强烈的鼓动性，群众看了听了，很受感动。同时他也是个好演員，多次扮演主角，演的都很成功，受到群众欢迎。

一九二八年“五卅”紀念日的前夕，吉林学联来了通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吉林强修吉惠路，号召学生們要把这件事和紀念“五卅惨案”結合起来，加强和扩大反日宣傳活动，不仅在城里，也要到乡下去宣傳。

接到指示后，陈翰章和学生会的几个負責同学商量了一下，决定在高年級学生中，选出二十几名能干的同学，分成四个小組，到县城周圍的乡下去宣傳，剩下的同学就在城里活动。

陈翰章負責到城西去的小組，因为他家在城西住，对那一带比較熟悉。

他們进入村子后，有小学校的就先到小学校去，取得老师的同意，通过本村子的小学生来召集群众，然后再去找保长帮忙。

第二天上午，陈翰章領着同学們来到一个大村子，他們选中了村子当中大庙前边的空場，他叫两个同学到小学校去和老师商量一下，叫学生們回家找大人。他自己去找保长，保公所的文书记保长不在家，进城去了。

他們不能等着，就叫看庙的老头敲响庙里的大鐘。“当当当”的鐘声惊动了农民們，不一会人們就三三五五，陆陸續續



地来到了大庙前边的空场上，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事，听说城里来了洋学生，要讲什么话，就都跑来看热闹。正在村外干活的人，听见钟声响得很紧，以为出了什么事，也都跑回来，人们聚集在空场上，等待着他们讲话。

陈翰章走到人群中间，用响亮的声音开始了他的讲演：

“乡亲们，兄弟姐妹们！我们是城里中学的学生。现在因为日本人欺侮咱们中国，我们要反对他们，所以有些事大家都应该知道，大家明白了，就能抱成团，反对欺侮咱们的日本人。我们来到这儿，就是要把日本人欺侮咱们的一些事讲给大家听……”

他说到这里，人群骚动起来，嗡嗡起来。

“怎么，小日本子又要来了？”

“天哪，又要打仗啦！”

“……”

“乡亲们，静一静！”陈翰章大声地喊着。人群安静下来，他继续讲下去。他讲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怎样侵略中国，抢夺人民的金银财宝等等。

这时，突然有两个人骑马跑进村里来，直奔庙前的空场。人群动乱起来，向两边散开。陈翰章打量着从马上跳下来的两个人，为首的胖头胖脑，穿着长衫、马褂，手里提着带红缨的马鞭子。后边跟着的是一个青衣小帽，挎着匣子枪的护卫。